

歷史空間

# 古代皇帝的水上娛樂

戴永夏

中國古代的皇帝，多數都喜歡娛樂。娛樂的規模不一，形式也多種多樣。其中水上遊樂，是一種主要的娛樂方式。

水上遊樂主要是遊湖。過去的皇宮中，都闢有很大的苑囿，苑囿中建有湖泊。春秋佳日，或盛夏酷暑，帝王后妃們常盪舟湖上，觀光賞景，嬉戲作樂，盡享湖上的美好風光。

## 漢昭帝：萬歲為樂豈為多

在漢代的皇帝中，漢昭帝劉弗陵比較開明。儘管他只活了21歲，但他在位期間，輕徭薄賦，招撫流民，廣開言路，虛心納諫，在關注民生、穩定社會等方面幹了不少好事。當然，作為帝王，他也喜歡享樂。東晉王嘉的《拾遺記》中，就記載了一些他乘龍舟遊玩的趣事。

漢始元元年（前86），昭帝在宮中開挖了一個廣約千步的淋池，池中種植了一種分枝荷花。這種荷花一莖四葉，狀如並列的傘蓋。日光照射時，葉片低垂，如美人羞澀的臉，故人們又稱它為低光荷。它結的果實如同佛珠，可做首飾佩帶。花葉入嘴嚼之，清香馥郁，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氣爽。

漢昭帝十分喜愛這水碧荷香的淋池。他經常攜着眾多宮女，乘着龍舟，在淋池中暢遊。這種龍舟以名貴的文梓木建造，木蘭為槳，船首雕刻着翔鸞飛鳥，船身裝點得五彩繽紛，華美異常。侍遊的宮女們口含荷花，頭戴碧玉般的荷葉，身披芙蓉綠衣，載歌載舞，營造了滿船的歡樂。昭帝在這「溫柔鄉」中「樂不思蜀」，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玩到盡興時，他忽然詩興大發，美美地吟出一首詩來，讓宮女們即席演唱。於是，一首委婉動聽的《淋池歌》，透過明亮的月色，仙樂般地從龍舟上飄起：

秋素錦兮泛泛波，揮纖手兮折芙蓉。  
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曙開月低河，  
萬歲為樂豈為多！

這位年輕的天子流連池中，快意舟上，深深地被這裡美麗的秋色陶醉。他感到平時得到的歡樂太少了，終於在這裡找到了理想的樂園！

## 漢靈帝：千年萬歲嘉難逾

跟漢昭帝不同，東漢的靈帝是個有名的荒唐皇帝。在位期間，他增收田賦，賣官鬻爵，廣置田宅，大修宮室，害得民不聊生。在享樂腐化上，他也相當「出眾」。

他經常用四匹白驢駕車，自己獨自操轡，在御苑裡閒逛；又給狗戴上文臣戴的進賢冠，配上綬帶，牽着招搖過市。他還在後宮裡設了一家「超市」，讓宮女們販賣物品，互相竊竊爭鬥。他則換上商人服裝，躲在「超市」角落裡看宮女們打架取樂。

他乘龍舟作樂，更為荒唐無恥。東漢國都洛陽城外，有許多供皇帝遊樂的苑囿，其中西苑最大，遊樂設備也最齊全。荒淫無度的漢靈帝在西苑中建造裸遊館10間，館前階階上以綠苔為被，館的四周引渠水環繞。每逢盛夏，漢靈帝就在裸遊館避暑。他挑選14至18歲的美女陪他在裸遊館徹夜宴飲，盡情享樂。他還挑選一些冰清玉潔、身材優美的宮女一絲不掛地為他執扇搖櫓，他則斜倚在龍舟中「飽餐秀色」。興之所至，他還故意將船弄翻，讓赤身裸體的宮女紛紛落水，他則以淫邪的眼睛欣賞着美女們在水中嬉鬧……這些都玩膩了，他又裝模作樣地寫起詩來。一首《招商歌》寫完後，他又立即讓宮女演



宋真宗 網上圖片

唱：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畫盡葉夜舒。  
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兔，  
千年萬歲嘉難逾！

漢靈帝就這樣一邊聽着曲子，一邊在船上銷魂作樂。他認為這樣美好的時光很難有再超過它的了，因此感歎說：「假如一萬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然而好景不長，他死後才30來年，他那做傀儡皇帝的兒子獻帝便把江山「禪讓」給了曹丕，綿延了400多年的漢王朝也就此滅亡。

## 宋真宗：春風引出大龍船

跟漢代皇帝相比，宋代皇帝的水上遊樂少了些浪漫荒唐，多了些藝術情趣。

當時，皇宮御苑中的金明池上，經常舉行雜戲表演。觀賞這些表演，成為皇帝和后妃的一大快事。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就較詳細地記載了咸平三年（1000）三月一日，宋真宗趙恒到金明池觀賞水戲的情景：駕幸幸池之臨水殿錫宴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狗、掉刀、雙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道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上有一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舉棹划船，繞遠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球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鼓笛相和。又一人上鞦韆，將平架，舢舨擲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畢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

看過精彩的「水傀儡」和「水鞦韆」表演後，緊接着他又觀看軍士們的「爭標」比賽。這一比賽要先在水面的終點插上一根長竿，竿上纏掛錦綉，呼為「錦標」。競賽的船隻以首先奪取錦標者為勝，故又稱之「爭標」。比賽前，兩支船隊分列左右兩翼，每隊都有小龍船、虎頭船、飛魚船、鯨魚船等數十艘，兵士上百人。船上旌旗獵獵，鼓樂齊鳴。比賽時，只見令旗一揮，兩隊龍舟便急如箭發，爭相奪取水中插着的「錦標」。先奪到者山呼海嘯，狂歡雀躍，以博取皇帝的獎掖和百姓的喝彩。這景象被大畫家張擇端神筆並茂地繪進了名畫《金明池爭標圖》中。

觀看表演時，皇帝坐在大龍船上。大龍船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雕刻着騰飛的巨龍，金碧輝煌。寬平的甲板兩邊排列着10間樓閣，供皇眷們觀賞休息。皇帝的御座設在正中，座前有龍水屏風，顯得雄偉壯麗。表演開始時，幾隻小船先將大龍船牽引到臨水殿前。表演結束後，再將龍船拖回大屋中。

以上這些水上娛樂活動，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和觀賞價值，因此深受歡迎。前去觀看的，除皇帝后妃外，還有京城的百姓。人們將此當作一件節慶盛事，津津樂道。詩人還將它寫進詩中，廣為流傳。宋代詩人朱翌在《端午觀競渡曲江》一詩中就深情地寫道：

卻憶金明三月天，春風引出大龍船，  
三十餘年成一夢，夢中猶憶水鞦韆。



漢昭帝 網上圖片



漢靈帝 網上圖片

## 一首百年的驪歌 一個不朽的名字

明雅

又到了畢業時節，同學們在驪歌聲中，紛紛告別母校，踏上人生的新起點。說起驪歌就不能不提這首《送別》：「長亭外，古道外，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記得第一次看《城南舊事》，就被影片中那文詞古雅、傷感纏綿的歌詞深深吸引，濃得化不開的蒼涼與無奈深深觸動了每一位觀影的人士。

這首20年代至40年代就作為新式學堂中教授的學堂樂歌，傳唱至今近百年不衰，除了旋律的優美，歌詞的意境歷久彌新、引人共鳴，相信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作詞者何許人？李叔同（弘一大師）是也。李叔同何許人？其好友夏丏尊在《弘一大師永懷錄》序言中有云：「宗師一生，為翩翩之佳公子，為激昂之志士，為嚴肅之教育家，為若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其行跡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謂遊戲人間。」

弘一大師（俗姓李，名文濤，字叔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不朽的名字。他是才氣橫溢的藝術大師，不僅博學多才，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於一身，更是傳播西洋繪畫、音樂、戲劇到中國的先驅者，在中華燦爛文化領域中開創了多項先河。他是為國人介紹貝多芬的第一人，所創作的《送別》，雖然改編自西洋曲調，但配上古雅而寓意深長的詞，成為詞與曲渾然天成的經典



弘一大師音樂會非常精彩。 作者提供圖片

名曲，歷百載而傳唱不絕。由他親自譜曲填詞的《春遊》是我國最早的一首三聲部聲樂作品，可窺見其在多重合唱上的首創之功；他是中國第一個開創裸體寫生的教師，撰寫的美術史教科書是中國人自行撰寫的第一部西洋美術史；他是中國話劇的首倡者，於留學日本期間，創辦了一個中國話劇劇團——春柳劇社，演出《茶花女》並擔任女主角，轟動一時；他的書法「樸拙圓滿，渾若天成」將中國古代的書法藝術推向極致；此外，他亦是傑出的教育家，以卓越的藝術造詣，培養出一大批音樂和美術的優秀人才如畫家豐子愷和音樂家劉質平等。

一九一八年他以三十九歲歲年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了悟法師出家，震驚整個文化界。之後的廿四年，他精研戒律，弘揚佛法，在泉州開元寺創辦南山律學院，創闢南佛教修正院，培養了一大批青年佛學人才，復興湮沒了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宗，被佛教界奉為律宗第十一代祖。

他生於亂世，雖然從錦衣玉食中歸於平淡，但愛國愛民之心始終不滅，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其名言：「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雖然出了家，仍以佛教的大慈悲和大覺悟來救國救民。從藝術的巔峰到佛教一代宗師，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雖不敢妄言後無來者，但肯定前無古人。

早前有幸在香港葵青劇院欣賞一場以紀念弘一大師為主題的精彩演出《心靈饗宴——愛韻飛揚》，由粵海內外的台北中央合唱團為聽眾獻上耳熟能詳的《送別》、《春遊》、《隋堤柳》、《悲秋》等多首弘一大師的經典名曲。音樂會尾聲的《送別》由主辦單位靈巧藝術協會的陳潔莊總監領唱，兩屆校際音樂節笛子冠軍駱楚軒小朋友用悠揚的笛聲，將歌詞中「晚風拂柳笛聲長，夕陽山外天」的意境呈現給觀眾，將整個音樂會推上高潮，給觀眾留下印象難忘的一夜。

## 亦有可閱

林紆是近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奇才，他不僅外文，卻通曉與人合作的方式，讓精通外文的人口述原作，然後根據自己的理解判斷進行筆譯。以這種獨特的譯法，林紆將英、美、西、法、俄等十幾個國家的一千七百餘部名著翻譯成了中文，為當時閉塞的國內讀者打開了另一扇窗戶，起到了開拓眼界、推動意識覺醒的作用，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文學翻譯事業中的重要地位。這與他深厚的文學功底、豐富的閱覽量，以及讀書方式都是分不開的。

林紆生於動盪的清末時期，少時也是以舉業為己任，只不過，他的思想並沒有完全受科舉八股的束縛，而是對一切雜書都饒有興趣。因家境貧寒，他長期到同縣的一位藏書家家裡借閱書籍，為了能夠按照約定的日期歸還，他不分晝夜地抄抄苦讀，為此染上了肺病，十年間咳血不止，但依然臥床翻閱，殆不輟手。為了激勵志節，鼓舞自己奮發讀書的精神，他在自家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題寫「讀書則生，不則入棺」八字，意為活著在世上就讀了，不如此，活著也就沒有意義。憑着這股勁頭，博學強記的林紆閱書數萬卷，為他以後的譯文創作打下

## 林紆的讀書法

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林紆後來在任國文教員及北大講席時，卻不以自己苦讀多年的經驗現身說法，而是鼓勵學生擇優讀。他列出了三本書，要求學生務必熟讀《左傳》、《史記》和《莊子》。此時，林紆已經把讀書的重點由博覽轉為了精讀。

名列春秋三傳之一的《左傳》，是一部以年為綱、文史結合的歷史著作。《史記》則為中國的第一部紀傳體史書，與《左傳》雖然體例不同，但都是記載作品中的典範，史書中的精品。而《莊子》是以寓言闡明哲學道理的著作，想像雄奇，汪洋恣肆，變化無窮，對後世的作家在文學風格、寫作技巧上，都有着巨大的影響。堪稱論說作品中的圭臬。林紆認為學生只要把這三本書徹底讀透，打下了基礎，不論是敘事說理，還是再讀別的书，都能起到觸類旁通的作用。

明代理學家胡居仁說：「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握，方有得。」認為讀書多卻不能真正掌握，還不如少讀而精熟，且有實際體會，方有收穫。林紆讓學生讀三本書，就是這一理論的實踐。當然，這並不是說廣泛而不專精的閱讀就是錯的，而是博覽也要有目的性，並非順隨自己的心意亂看一氣，應當在掌握一定知識基礎的前提下，逐步去擴大閱讀的圈子，如此不僅能夠明於去取，也更易由此及彼，融會貫通。讀書並不在多，懂得怎樣讀，讀甚麼，遠比讀多少更重要。這就是林紆根據自己多年的讀書經歷總結出的經驗之談。



精的閱讀就是錯的，而是博覽也要有目的性，並非順隨自己的心意亂看一氣，應當在掌握一定知識基礎的前提下，逐步去擴大閱讀的圈子，如此不僅能夠明於去取，也更易由此及彼，融會貫通。讀書並不在多，懂得怎樣讀，讀甚麼，遠比讀多少更重要。這就是林紆根據自己多年的讀書經歷總結出的經驗之談。

## 梁偉詩

炫筆法：「難道誕下過活到埋葬 不怕沮喪歷盡風浪 每日每夜拚命幹 工作揮霍就是希望 沒有空歸家的路人 擁抱着男男女女 為你心開解的電台 廣播着情情愛愛 我厭倦了盛況 表演都市的晚宴 只想真理不說謊 人可釋放 難道再沒有力對着幹 掩蓋雙耳就沒聲浪」

劉卓輝之所以為「傷感哥」，就是「傷感哥」特別能洞察世界的憂傷和城市的灰暗，成功勾勒出一些人所共知、但未必深思的生活和世界點滴。在浮躁的城市和奇異的時代，直如《天眼》的官方MV，人們似乎為一連串的天災變異場目眩，然而，活在價值扭曲、人心難測的世道，恐怕比看見颶風侵襲、火山爆發更令人傷感。

「可想到 有意思 在阡陌中暗示 可聽到 有聲音 越過太空 警告人類多次」

時光裡 再度經過了萬年 天際中 似微塵瞬間碰面 轉眼不見  
繁星裡 再度穿過了從前 黑暗中 偶過神秘盤旋  
哀傷遍地 目滿瘡痍 多少噩夢 還未上演 滄海 變桑田 烽煙過後 天眼像從未變 在不遠  
可想到 有意思 在阡陌中暗示 可聽到 有聲音 越過太空 警告人類多次  
哀傷遍地 目滿瘡痍 多少噩夢 還未上演 滄海 變桑田 開山劈石 反轉地球萬遍 誰還在 打算 兵荒馬亂 早晚像神預見 審判 來日不遠